

黄孝阳和他的《众生》

□毕飞宇

在《众生》第二部分的第六小节,也就是小说的结尾部分,黄孝阳写道:“宁强在王诏如睡着后,去找学校分管基建与后勤工作的何小婉——他会在他那个层面的现实里,遇到他在小说里所虚构的众多人物。林家生、林家有、何小婉、马桂花、刘巧、陈城,他们与他曾经虚构的,唯一相同处即是人名。林家有与何小婉不是夫妻。林家有与林家生亦非兄弟,一个是卡车司机,一个是建筑工地的老总。”

这等于说,一个作家朋友来到了我的家里,和我说了我一夜的写作计划,临走的时候,他说:“我就是想让你听我说说话,我其实要写的是另一个。”

这篇叫《众生》的中篇小说刊发在《钟山》2015年的第三期上。我是在第一时间读到的。它的开头是这样的:

“我的死是一个意外。”

好的,这是一个意外,我们信。其实这个意外并没有发生,我们也愿意信。

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得了,我可以确定的是,放下《钟山》之后我没能平静下来,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勃发的才气。我立即给黄小初打了一个电话,我告诉他,我们都低估了黄孝阳,他有未来。小初是黄孝阳的社长,似乎正在忙,他说:“这个我还不知道么?——他就在办公室,你给他打电话,你自己对他说。”我就把电话打到孝阳的那边去了。孝阳似乎也在忙,出于礼貌,他还是把我的话听完了,然后,不说话。这个电话其实是有点突兀的,他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,孝阳欲言又止,很克制。我只记得他非常客套,说了一通“感谢毕老师鼓励”之类。这个电话是怎么结束的,我一点也想不起来。总之,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电话,意犹未尽。

我和孝阳并不很熟,朋友是说不上。因为我和小初的特殊关系,我和孝阳在小初的办公室里见过不少次。每一次似乎都是这样:他十分迅速地闯进来,就在小初办公室的门口定住脚,笑容满面,说一声“你们聊”,然后就离开了。孝阳给我的记忆始终是高高兴的,虽然我也

最美的情话

□海门 陆思恒

新年里,这家开在小城老小区附近的超市愈发热闹。

底层都是蔬菜和水果,人们推着购物车挑挑拣拣,时不时谈笑几句。

“强哥,你看,你看,这里有很多蔬菜,是不是呀?”温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,一下子把那些吵吵闹闹的对话都压了下去。

转身,一把轮椅赫然入眼,轮椅上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发全白了,却梳得齐齐整整,穿着一套白底灰色条纹的棉质家居服。细看,才发现这位看起来清清爽爽的老人目光呆滞,神情漠然,手里握着一盒牛奶,正无意识地摇晃着。

推轮椅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,此时,她正俯下身,左手扶着老人的左肩,右手抚摸着老人的右脸,柔声说:“你看,好多蔬菜呢!这是茼蒿,这是黄瓜,这是西葫芦,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香菇呢……”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绝不会相信这么温和柔美的声音来自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。显然,轮椅上的老人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,面对老伴温柔的话语,他只是漠然地

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他那么高兴。

实际上我和孝阳之间有过一次不愉快,那是在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。那一次我去做讲座,他坐在第一排,偏左。依照孝阳所热衷的那个“黄金分割率”,这个位置是容易被忽略。就在我讲座结束的时候,他突然站了起来,一口气说了好半天。因为他想表达的东西太多,他越说越快,越快越乱,最终就语焉不详了。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:我来自江苏,孝阳又是我们江苏的作家,我也不能把太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人。后来我就打断他了,我说:“孝阳,这么多人呢。”他还在说,我说:“孝阳,差不多了。”等于是剥夺他说话的机会了。一礼堂的人,我一点脸面也没留给他。2020年12月28号傍晚,叶弥突然给我们带来了孝阳的消息,我的脑子里就跳出这个画面了,第一排,偏左,孝阳在那里说。这个画面反反复复了好几天。孝阳,你原谅我,这是我的错。

诚实地说,我几乎没有留意过他。每次拿到刊物,看到他的名字,我就没有在他的那个部分翻开过。但是,2015年,我打开了《钟山》的《众生》,作家黄孝阳让我大吃了一惊,太吃惊了。我哪里能想到呢,就在我身边,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。我不敢说他的小说好到了什么地步,但是,以我的浊眼,我告诉黄小初:“在江苏,他是才华最好的作家之一。”这话很可能是冒失的,可我没有想到,黄小初完全赞成我的判断。黄孝阳的小说才华实在是出类拔萃的。是的,出类拔萃。他思维骁勇,想象狂野,语感妖媚,他的节奏、色彩、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独此一家的。这样的作家很可能被埋没,但是,只要出水,那就一定是大家伙。孝阳“不俗”。我之所以在“不俗”二字上打上引号,那是因为韩东特别喜欢使用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价值连城。我愿意把“不俗”这两个字送给孝阳,这太难得了。“不俗”的孝阳注定了属于晚熟的那一类。孝阳唯一缺少的就是时间,他需要假以时日。我们也要等。可是,上天,你知道你做了什么!呜呼!

消息说,孝阳出事的地点在他的卫生间。消息说,在他的卫生间,

摇着手里的牛奶盒子。

面对毫无反应的老伴,老太太却似乎全然不在意,她微笑着,一遍遍抚摸着老人消瘦却干净的脸颊,一遍遍跟他说着蔬菜的名称。看得出,老人患病已经好几年了,轮椅的把手都已经磨损了。但是老太太的眉梢嘴角,却毫无悲戚之态。她身着紫红色的羽绒服,耷拉着的双眼皮和依然挺拔的鼻梁,似乎还在诉说着她曾经的清秀美丽。

超市熙熙攘攘,不时有手牵手的情侣在老人面前走过。也许,那些牵手斗嘴的情侣,让她想起了他们的年轻时代,她一边挑拣蔬菜,一边柔声跟他说着什么,不时还发出明朗的笑声。偶尔,有一抹娇羞闪过老太太的眼睛。浓浓的爱意如清润的泉水,在她和轮椅上的老人之间潺潺流淌。那份爱意让整个超市都明媚起来。

也许,轮椅上的老人本来也是个聪慧俊朗的男人,只是疾病和衰老带走了他的英姿和灵秀。但是,那些和他一起拥抱着甜蜜的时光,依然鲜活在他的记忆里。

我的目光追随着这对老人。

到处都是药。有心脏病的药,有降血脂的药,有降血压的药。我一直以为孝阳是硕壮的、皮实的,哪里能想到呢,他其实是不能长久的。靠药物支撑的天才怎么可能长久?孝阳在《众生》里说:“凡人皆有一死,无需怜悯;若生者不得解脱,死即为恩赐。”孝阳,我们没有怜悯,也没有资格去怜悯,可你未尽其才,这是我们读者最大的痛。

草根出身的人就是这样,他必须用他的健康去博。一旦失去了健康,最终只能是唏嘘。

孝阳拥有巨大的叙事野心,“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结构,懂得整体与部分,核与衍散,黄金分割率。简单地讲,要找到秩序感。”孝阳毫不掩饰他写《众生》的企图,“或许算得上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小说美学。”

诚实地说,我不认为孝阳在《众生》这部作品中解决了小说的“秩序感”的问题,相反,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。但是,这丝毫也不影响孝阳天马行空的叙事魅力,尤其在若干的局部。孝阳的那些局部写得实在太漂亮了,恢弘,瑰丽,典雅,无拘无束。《众生》是多么地宽广和驳杂,它指涉了当下与历史。在叙事的进程中,我们可以看到艺术、音乐、哲学、诗学乃至科学对他的支撑。孝阳太贪大了。这是一部难度极高的作品,可孝阳驾驭了它、完成了它。老实说,我个人之所以如此地喜爱孝阳并惋惜孝阳,那是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常识:有些问题,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时间去慢慢地解决,而有些问题则时间永远也不能解决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们十年孝阳,他会给中国当代文学以惊喜。孝阳是喷涌的,不要小看了这个“喷涌”,它是极为难得的天赋,它需要极大的心理势能与知识储备。退一步说,即使孝阳未尽其才,他所呈现出来的文学品质已足够配得上读者的尊重,足够配得上读者的爱。

一个如此杰出、如此年轻的作家离开了我们,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也憋了好几天了。我甚至都没能参加他的葬礼。可文学的本质就在阅读,孝阳,那我们就好好地阅读你,这是我们表达尊重和爱的最好的方式。你在那边好好的。

收银台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,老太太一边歉意地和大家打招呼一边温柔地对老伴说:“来,我们先出去,不要挡着人家。”

她把轮椅推到收银台外侧,再赶回来排队,眼睛却一直盯着老伴。前面的几个年轻人都不约而同地让老太太先结账。她感激地冲大家笑笑,结好账快步跑到轮椅边。老人低着头,还在摇晃着牛奶盒。老太太蹲下来握着老伴的手一起摇晃:“哦,强哥把牛奶吃完了呀,那我们扔掉好不好?”老人不回答,目光盯着不知名的远方。老太太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,柔声说:“好,不扔就不扔,我们带回家!”宠爱的神情,仿佛母亲对顽皮的孩子——那是我听过的美情话。

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我的眼睛湿润了——什么是活着,什么是真正的爱情,这对老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。爱情,不止有年轻时的激情缠绵,更是老去之后的相濡以沫,不离不弃。即使遭遇不幸,坦然接受,安然面对,不抱怨不伤悲,依然好好活着,好好爱着。若有如此深情,又何惧疾病和衰老?

玻璃童话

□安徽合肥 宛皖

家里那口外婆留下的玻璃小缸,放在厨房最显眼的位置。里面储满了清水,一只轻巧的瓢浮在缸口的清水上。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,洗净外公、舅舅和姨娘的手和脸,也喂养了阿猫和阿狗。还有院子里的菜、花以及大风扬起来的灰尘都是玻璃小缸曾经埋下的伏笔。那时候玻璃小缸里的清水流转着生命的起伏。

在妈妈开始使用这只玻璃小缸的时候,家里早就已经通上了自来水,市面上开始流行轻饮食的蔬菜沙拉。玻璃小缸里通常养着两根黄瓜,一把生菜。炎炎夏日,那青色描摹了季节的侧颜,等我们都围坐在桌前,妈妈捞出生菜和黄瓜,切碎,加上苹果丁和火腿肠丁,挤上沙拉酱,拌匀,就成了餐桌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玻璃小缸里的清水是一家人生命的脉络,透过小缸,看见的是厨房里妈妈忙碌的身影。快开饭的时候,厨房是最忙碌的地方,我这个小馋猫也在厨房里凑热闹。玻璃小缸投射出穿梭于厨房的身影,打下手的爸爸,端菜的姐姐以及偷尝菜品的我。烧菜免不了加清水,岁月在玻璃小缸里水瓢的浮沉中,画着圆满的梦想和幸福。

妈妈从单位带回来的废弃的盐水瓶,在冬天是我们夜晚温

习功课时的暖手宝。小小的瓶子承载了我们童年的记忆。敞口玻璃小瓶有的会塞进长长的豆角,撒一把盐,腌制一段时间,腌渍入味的咸菜又丰富了我们的餐桌。米、豆子、燕麦片,放在控干水分的盐水瓶里盖好橡皮塞,可以储存时间更长久一些。厨房里的瓶瓶罐罐,从油盐酱醋到胡椒调味料,越是琳琅满目越是丰富多彩越闪烁着梦想的光芒。它们预示着平常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我最爱的那只玻璃杯,放一匙绿茶,两叶一芽的茶叶,在热水里舒展筋骨,清亮的茶汤冒着热气,带着春的气息穿过整整一年的时光,在玻璃杯里浮浮沉沉。那是茶香里的岁月静好。生活因淡淡茶香变得越来越充满烟火气。

外婆最爱的玻璃糖果罐,花花绿绿的糖果塞满了梦想与希望。糖果罐里的色彩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憧憬。孩子脸上的笑容是比糖果罐里的糖果更甜美的味道。她所有的快乐与捧在手心里的糖果罐里糖果的分量成正比。

玻璃的梦想就是生命的延续,从外婆那里继承的玻璃小缸到外婆女捧着的玻璃糖果罐,玻璃器皿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梦想,那是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。

母亲那份爱,从没远去

□宜兴 管洪芬

冬日雪后,太阳竟出奇的好。我喜欢太阳,尤其喜欢趁着晴好的天气晒一切可以晒和想晒的东西。想到昨天女儿说晚上睡觉感觉有点冷,我想着得赶紧拿条更厚实的被子出来晒一晒,却也是一瞬间我想到了我的母亲。

多年前,母亲特地自己种了半亩地棉花,然后辛苦收成了,又请人加工成了特厚实的棉被。我结婚的时候,母亲为我准备了足够多的棉被,四斤重的、五斤重的、六斤重的、八斤重的……如果我不拦着,母亲还想为我做几条十斤重的,她总认为各式分量的被子可以应对不同的季节和天气冷热,我对此倒不屑一顾,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上压一条十斤重的被子还能喘气?她终究没拗过倔强的我,于是最后十斤的棉被终是没有做,那时我从没想过多年后的我会对此后悔。

那是结婚十多年后的事了。孩子长大了,分床了,而我这么多年和羽绒被也纠缠得够了,便开始觉得还是棉被来得更熨帖和暖和。更离谱的感觉是,真就觉得冬天很需要一条十斤重的棉被,暖暖的,更添踏实。我便跟母亲说:“我老了,怕冷了,想起当年你给我做厚被子我还不不要……”母亲听着便嗔怪着捶我,说:“我都没觉得自己老,你老什么?”便是那一年吧,母亲重新打

起了种棉花的主意,我拦她,说现在市场上样样有的买,母亲却不听。

费了两三年的工夫,母亲才凑够了做两条十斤棉被的量,于是赶紧地请人加工,又紧赶着送来。母亲向来手巧,就感觉除了不会亲自加工棉被,其余过冬的御寒之物她都会,女儿的毛衣,我们全家的棉鞋,儿子小时候的包毯,还有毛线袜子……应有尽有。我在母亲面前从不忘自己的笨拙,更是坦然接受她所有的给予,我哪里会知道,母亲会那么快就离开我。

母亲因病去世后的好长一段日子,我都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,我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,从此后再没了妈妈的疼爱。却是在那个夏末秋初,我站在屋后,看着那满园的果树,一树一树的桃,一树一树的梨,甚至一树一树的橘子……我又流了泪,那是母亲花费好多年种下的成果。母亲虽然不在了,但她的爱早已沉淀在这岁月的深情里,从没远去。

我终于知道,时光荏苒,任岁月变迁,母亲对我的爱依然无处不在,这种爱看似不露痕迹,但只要我用心,春花秋实中,四季更迭时,我便都能“看到”和感受到。就像这一床十斤的棉被,哪怕是在寒冷冬日里,晒一晒,嗅一嗅,满满都是母爱的味道,思念的味道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7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